

丁字路口

下 册

首部“打虎拍蝇”反腐小说

陆渴望 著



台海出版社

丁字路口

陆渴望 著

编辑：付英健
设计：陈国良

出版发行：台海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内大街100031

电话：010-4041053（发行部）

010-6428198（编辑部）

网址：www.taihai.com.cn

E-mail: tihai@163.com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由北京台海出版社出版

本馆负责

010-4041053

010-6428198

010-4041053

010-6428198

台海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丁字路口:全两册/陆渴望著. —北京:台海出版社, 2016. 5

ISBN 978-7-5168-0958-7

I. ①丁… II. ①陆…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81892号

丁字路口: 全两册

著 者: 陆渴望

责任编辑: 刘峰

版式设计: 陈慧文

装帧设计: 张乐

责任印刷: 蔡旭

出版发行: 台海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劲松南路1号 邮政编码: 100021

电话: 010-64041652 (发行, 邮购)

传真: 010-84045799 (总编室)

网址: www.taimeng.org.cn/thcbs/default.htm

E-mail: thcbs@126.com

经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字 数: 437千字

印 张: 18

版 次: 2016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68-0958-7

定 价: 58.00元 (全两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下册

光明——

人来人往，正如大海的潮涨潮落。

阴霾笼罩在人们的心头。

大喜过后，新的哀愁不请自来。

这是否又是一次轮回的重演？

二十

白杨村没搬迁的时候每人合一亩耕地，东川县政府按照上级指示精神，把每亩土地补偿的1万元（共计1600万元）原封不动地转给白杨新村边上的李家村，从李家村再划出同样的1600亩土地让白杨村农民耕种。王大喜脑筋一动，一个瞒天过海的计划随即出笼。

在王大喜结婚没几天的一个晚上，李家村党支部书记严晓东和村委主任严进才应派出所所长王耕耘的邀请，参加了由王大喜、崔保全、崔占辉在“红双喜”酒店举行的宴会。同时参加宴会的还有城关镇党委书记赵斌、镇长苏大鹏、县移民办主任袁胜武等。王大喜和严晓东在这个宴会上初次相识。

严晓东44岁，也是吃喝嫖赌样样俱全的主。第一次在一起喝酒，严晓东就喝了个酩酊大醉，还是王大喜和严进才以及崔保全三人把他送回家的。从此以后，只要袁胜武和王耕耘有事，王大喜便时不时地带着崔保全和崔占辉请严晓东和严进才喝酒。一来二去，王大喜与严晓东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你们村划拨给我们村的土地丈量得怎么样了？”在一次单独宴请严晓东的场面上，王大喜与他商量起村里的正事儿。

“老弟，你没听说吧，俺这边的群众都不愿意，这不，闹了一年多了还没说个结果，不过估计这两天也就差不多了。”严晓东边吃边说。

“我有点想法想跟你谈谈，你看咋样？”王大喜试探着问。

“看你见外了，咱俩谁跟谁呀！有啥只管说呗。”严晓东回答得非常干脆。



“我们村有 1600 口人，每人一亩地，也就是 1600 亩耕地。据我所知，国家按每亩地 1 万元进行补偿，这钱通过移民办直接划拨给你们村，你们村也理应腾出 1600 亩耕地给我们，是不是这样？”王大喜明知故问。

“是呀！”严晓东颇为不解。

“我给你说点儿事儿，你考虑一下，行了咱再研究，不行当我没说。”王大喜狠狠地吸了一口烟吐出时眼睛半眯缝着，有点儿神秘兮兮地对严晓东说。

“你快说吧，别再卖关子了！”严晓东惯常最不喜欢别人在他面前吞吞吐吐的样子，他显然有点耐不住性子。

“是这样，等这笔钱划拨到你们村里的时候，你按每人 8 分地给我们丈量，这样就余出 320 亩土地，也就是 320 万元。咱和袁主任商量一下，把这笔钱分了咋样？”王大喜终于说出了自己的计划。他想了再想，觉得每人划地的大小，在这个档次上比较合适，如果划掉的地太少，那自己弄钱的数目也就太少，不如不做；如果划掉的太多，很容易让人觉察到。

“这可不是个小事，搞不好会坐牢的呀！”严晓东虽然也是个见钱眼开的人，但一听王大喜要搞这么大的举动，他还是感到有些害怕。他眨巴眨巴眼睛，上下打量着眼前比自己年轻的王大喜，心里着实吃了一惊，这种自己连想也不敢想的事儿，竟从他的口里这么轻松地就说了出来——想不到哇，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想想自己吃喝玩乐花出去的钱也不算少，但和眼前这位相比却有着天渊之别——如今的年轻人是胆子大，口气也大啊！

“现在不说这事儿，咱先吃饭，你回去好好想想，想好了咱再商量，啊！”王大喜看面前的严晓东在犹豫不决，知道今天肯定说不成事儿，



但是他也知道，刚才丢下的这个香香的大诱饵，足够让严晓东回味再三。

二人一起吃过饭，便各自离去。

又过了两天，严晓东打电话要求和王大喜单独见面，王大喜把时间安排在晚上，地点安排在自己居住的“红双喜”酒店。王大喜喜出望外，他知道自己谋划的事儿已经有几成可说道说道了。

“那事儿考虑得怎么样了？行咱就干，不行拉倒，就当我没提过。”王大喜直截了当。

“我觉得可行，但计划一定要周全。”虽然这次是严晓东主动约王大喜，但严晓东还是有点儿担心。

“不用害怕，咱们明天先和袁主任共同议议再说。”

第二天，王大喜专门在“红双喜”酒店安排了一桌酒席，宴请了赵斌、王耕耘、袁胜武和严晓东，这五个人聚在一个小雅间里共同密谋了由王大喜提出的方案。反正谁也不损伤，就是白杨村群众每人少得了2分耕地，所以大家一致同意说这个方案切实可行，包括镇党委书记赵斌也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当下五人订立了攻守同盟，商定把这笔钱取出后按照见面有份的规则进行分配。

隔天办妥手续，每人分得64万元，严晓东在腾地的时候，按1280亩地进行了丈量。白杨村的群众只知道耕地紧张，却没有一个晓得其中内情。

虽说严晓东也和王大喜分得了一样多的地款，但由于他详尽地知道其中的内情，于是在丈量土地的时候，专门捡荒山、坡地、边缘等产量低、蓄水力差的卵石地分给白杨村，他觉得这样做王大喜也不会说什么，把好地都留给了自己的村民，以免自家后院起火，烧出本人参与的齷齪勾当。

王大喜眼看着这些不毛之地种不成庄稼，可由于自己有把柄在人



家手里攥着，也不好意思多说。他就在耕地全部丈量完毕后，找来了挖掘机和施工队把所有土地进行了平整垫高处理，用此来遮盖一下自己导演的损害本村群众利益的丑恶行径。

在省道以北、李家村以东有一道 300 多米高、500 多米长的山坡，与周围的平地显得极不协调，王大喜的意思是想从这道坡上取土，一方面为李家村办了好事，另一方面白杨村垫地的土也有处可寻。他把这事跟严晓东商量后，得到了严晓东的赞同。本来按照王大喜的想法是自己找人来干，这里面也有一笔大利可赚，但严晓东当时就要求承揽这项工程，王大喜无奈之下只好同意。

据初步估算，每亩地需要 8 车土，每车 8 方，每方土 10 元，也就是说每亩地需要投入垫土资金 640 元。1998 年 3 月 12 日工程开始的时候，王大喜安排于小年和王黑蛋两人负责在工地上记账，最后按照 2 人登记的车数付钱。李家村这边严晓东让严进才在挖掘机取土的地方负责。

严进才是李家村的村委主任，已经 45 岁，见人说话时开口就笑，五短身材，谢顶着头，一张圆脸一笑眼睛就眯成了一条线。在外人眼里，严进才异常和善。但这次严晓东得了 64 万元，只给他分了 20 万元，他心里非常不满，但他惧怕严晓东支部书记的权势，只好把怨气藏在心底，不敢有半句怨言。好歹也算严晓东的良心没有坏完，知道把拉土的事情分给自己去办，这才让严进才的心里稍微平衡了一些。

按照王大喜的吩咐，于小年用硬方纸块盖上白杨村村委会的公章，每见一车土，就给司机发一块纸牌，最后严进才再把纸牌统统回收后，拿着这些纸牌和王大喜算账。为使中间有更多的利润可赚，严进才和于小年、王黑蛋经过商量，由于小年负责按每亩地 12 车发牌，王黑蛋做见证人，严进才每亩地给 2 人先行垫付 200 元的现钱。如此一算，



每垫地1亩，严进才本人就落下120元的净利润。担心日后垫地太多，拿不出那么多的现钱，严进才把前一段时间从严晓东处得来的20万元先行给了于小年和王黑蛋，其余部分等全部工程完工后一并结算。刚开始干活，每人就白拿了10万元现钱，把于小年和王黑蛋两人高兴得手舞足蹈，他们举双手赞同严进才的意见。

经过3个多月的昼夜奋战，白杨村把汽车能走到的地方都进行了土地整理，实际垫地1000亩，应支付垫地款96万元。这其中于小年和王黑蛋各拿走了10万，严进才拿走了12万元。仔细一算，白杨村只需支付64万就能拿下的工程，由于严进才和于小年、王黑蛋的介入，而白白损失了32万元。这么大的工程量，王大喜没有赚一分钱，他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于是在最后付款的时候，他让严进才按每亩地15车土开票，结果入账的时候，白杨村实际支付的垫地款变成了120万元。为了避免他人说闲话，王大喜把自己应得的24万元给崔占辉分了3万元，给崔保全分了1万元。这一反一正，就有近一半的工程款流进了个人的腰包。

不管花钱多少，总之原来的不毛之地现在总算能种庄稼了。在老家的时候，村民们的土地尽管大部分都是旱地，但经过祖祖辈辈的耕种和养护，基本上都有一定的蓄水功能，假若不是逢上天年，一般情况下解决人们的温饱还是没有问题的。搬迁的时候，村民们明明知道在李家村附近没有一处水浇地，所以一些人不愿离开。王大喜为了完成上级交给的搬迁任务，承诺搬迁后每人可分到一亩水浇地。村民们如今分得的耕地不仅不能水浇，而且连种地都成问题，虽然经过修整，可全部都是旱地，所以又有不少人为此提出意见，要求把这些旱地变成水浇地。王大喜一方面考虑到当初对村民的承诺，另一方面细想想自己找活干还找不到呢，现在大家把活强摆在了自己面前，岂有不管



之理！于是，他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村民的要求——尽快把属于白杨村的耕地全部变成水浇地。

7月1日上午，王大喜在白杨村小学主持召开了全体村民大会，他以“奉献一份爱心，造福千秋万代”为说辞，下达了出义务工修建地埋管道的任务。当天下午，每户至少出动一名男劳力，都拿着工具赶赴事先已撒好灰线的管道线路上，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挖沟工作。

历时两个半月，纵横交错的4000多米管道沟全部挖通。说起来这项举措确实是一项造福子孙后代的大好事，可是经过王大喜手用23万元购买来的铁管子，铺设到地下后在实验时竟然到处漏水，再后来完全成了一个报废工程，连一分地也没有浇过。不仅如此，工程完工时王大喜指示崔占辉在村里下了33万元的账，其中他给崔占辉和崔保全每人分了2万元，其余的6万元统统装进了他自己的口袋。

1998年8月，就在王大喜主持着为村民筹建“爱心工程”的时候，长江上40多年不遇且持续数月的特大洪水，使两岸的众多居民损失惨重。王大喜虽说这几年对钱产生了浓厚情结，可毕竟他也是农民的儿子，也曾饱受过艰辛生活的折磨。当他听说全国人民都在为此捐款奉献爱心的时候，也主动站出来带头向灾区捐了2万元。在他的带动下，白杨村全体村民又捐献出4000元。王大喜由此得来了县里颁发的“爱心村支书”荣誉称号，又一道耀人的光环罩在他的头上。可有谁知道，村民们哪怕每人捐了一分钱那也是自己挣的，而王大喜捐献的2万元却是从移民款中拿出的。而按王大喜的想法，这钱若是不捐，那不就装进自己的口袋里了吗？！

王大喜做事如此精明，其妻杨莉佩服得是五体投地。跟着父亲走南闯北两年多，她满以为父亲脑筋最灵活，现在看来和自己的丈夫相比可是有点相形见绌。



转眼间又过了几个月，村里的民房相继全部落成，王大喜的两层小楼也已经竣工，于是他安排人把自己的家从县城的“红双喜”酒店搬回了村里。

王大喜的家在东南区的第三排最东面，房子坐北朝南。两扇对开的红色大铁门足有两米多宽，院里全部是水泥铺地。进去大门靠西的位置是卫生间，马赛克铺就的地面，墙壁上镶的全部是白瓷砖，连抽水马桶也是当时最先进的连体坐便器。这是个三室一厅建筑，外墙从上至下镶着雪白的瓷片，客厅的屋门是三米多宽的四开门，屋里全部铺着暗红色的地板砖，墙壁上镶着一米多高的装饰板，余下部分是乳白色带红花的软包，就连顶灯和壁灯也是一应俱全。他的家具从县城搬回新居后，屋里更显奢侈豪华，客厅里是黄色真皮转圈沙发，进去门左手边有个饮水机，最西边的山墙处是一个电视柜，杨宝忠送他的24吋大彩电放在上边。里面的两个后室里各有一个四开门的大衣柜和一张席梦思床，和客厅紧邻的枕头窑里放置着一张圆形大餐桌，六把雪白色的木质靠板椅子转圈排放，整体感觉不亚于当时“红双喜”酒店的客房。

王大喜和杨莉借着乔迁之喜，又在“红双喜”酒店宴请了一天。

随着王大喜家住房一起竣工的还有靠近公路的20栋3层门面房。这些门面房统一格式，三米多宽的茶色玻璃门，外装卷帘防盗门，白色的瓷砖墙壁镶着红色的边，黄色琉璃瓦铺就的房顶外沿，看上去古香古色格外壮观。

按照杨宝忠给出的结算条子，包括崔保全、于妞妞、于小梅、崔占辉、王大喜5座2层楼房，总共造价350万元。据当时知情的建筑队粗略估算，这些建筑充其量不会超过200万元，仅此杨宝忠就独赚了150万元，就这王大喜在付款的时候，还让杨宝忠开了450万元的



发票交给崔占辉下账，王大喜又从中贪污了100万元。

“管他呢，反正都是公家的，不捞白不捞，赚钱的又是自己的老丈人。常言说肥水不流外人田，让谁干都得花钱，况且自己也有好处，何乐而不为！”王大喜这么认为。

新村建成，村民们都相继住进了新房，基本上开始了正常的生活，但村里的十字路包括各家各户门口的道路都没有硬化，这又给杨宝忠提供了赚钱机会。杨莉一句话，王大喜就把铺水泥路的工程包给了岳父杨宝忠。

为了让杨宝忠赚上更多的钱，王大喜下令让村民自己负责修整自家门前的路基，谁家不修便隔过不铺，村里的大十字路由崔保全负责安排村民出义务工整理。仅此一项，就节省工钱十多万元。水泥路全部铺设完毕后，杨宝忠不仅把造价不足100万元的工程按250万元报账，就连群众修整地基的工钱也算到自己的工程里边。可能是觉着捞钱太多怕招来闲话，杨宝忠给崔保全和崔占辉每人送上10万元现金。王大喜从岳父口中得知其给上述二人送钱的消息后，胃口大开，竟然让崔占辉从村账上下了300万元，自己一人就独吞了50万元。

村道竣工后，王大喜又在杨莉的提议下，在道路两旁种植了两行国槐作为路树，在国槐下平地摆放了数百个水泥圈当花盆，里边移来花木，路树和花盆成为点缀和美化村道的一道风景。项目花钱不多，杨莉的策划意向很清楚，这就是让外来的领导和记者们看的，目的是为了领导知道王大喜管理下的移民新村，是一个风光优美群众安居乐业的新农村。

王大喜在杨莉的策划中添了一个小景致，那就是在大十字路口的四角分别种上八棵大白杨，他这样做是在向村民们暗示，他王大喜这个现任村支书没有忘本，是白杨村古风古韵的真正传承人。



果然，仅仅是这么几棵树，便先是赢得了村中老人们的首肯，继而也赢得了学校老师们的赞誉——学校专门组织三年级以上的同学以《村中的白杨》为命题，进行散文、诗歌比赛，孩子们在作文中不加掩饰地为新家新村唱出一篇篇赞歌，此中自然也带出了党的移民政策之好和他们村中的领头人王大喜是如何的能干等等。

大赛结果出来后，崔校长又亲自来到村部，邀请王大喜等人到学校参加获奖作文的朗诵会。他和崔宪法校长并排坐在台子上，聆听孩子们用许多赞美的词汇描写白杨新村和他本人。听着听着，禁不住的得意变成微笑把他的嘴角压弯了，他还真把自己当成了白杨村的功臣。

白杨村的公益设施建设包括企业等至此已全部完毕，确实再没有工程可建。但杨宝忠看女婿这地儿还有油水可捞，就和王大喜商量着非要再搞点建设不可。但他绞尽脑汁也没想出个名堂，王大喜便让岳父先休息一段时间，到时候视情况而定。

1998年是县里统一规定免除白杨村所有乡统筹和村提留的最后一年。11月15日，其他村子都在缴纳乡统筹和村提留的时候，王大喜还没有忘记以“村里补贴一部分”为幌子，让村民们每人掏了10元的统筹款，共收取1.6万元。王大喜除给崔保全和崔占辉每人分了3000元外，其余的1万元钱悉数装进了自己的腰包。

11月20日，王大喜由于心情高兴，再次约王耕耘到“浪花岛”洗浴中心进行潇洒。二人洗澡出来在院里闲逛时，王大喜竟突发奇想，也不知是他有意讨好王耕耘，还是另有想法，他非说“浪花岛”门口的两棵树是真的，而王耕耘则说是假的，争论半天，二人上前进行细瞧。结果发现，这是两棵用水泥做成的仿真树，只不过外面涂了一层颜色，不细看还真以为是自生自长的参天大树呢！王大喜连连夸赞王耕耘眼力劲高！



不过这一个奇想，竟让王大喜为岳父又摸到了一个挣钱门路。何不在村里的大十字路口建一座古典式的“八角亭”呢？那样既美化了新村，又为自己增添了收入，可谓两全其美。于是，他回来后就召来了杨宝忠，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杨宝忠当然分外高兴，次日就开始了施工。这也不需要啥图纸，随便找本书一看心里就有了谱。结果不到一个月，一个黄色琉璃瓦镶顶，四根红油漆柱子支撑，下边还有供人乘凉的水泥板凳，水磨石铺就地面，造价8万元的“八角亭”就拔地而起，亭子的周围，又栽种了数棵梧桐、冬青等。不过，这个建筑确实给白杨村增添了不少光彩。可又有谁能够知道，这个造价顶多不会超过5万元的建筑，单杨宝忠就赚走了3万元的外快，王大喜在入账时，又报成了15万元，在给崔占辉和崔保全每人1万元后，他把剩余的5万元全部存到了自己的存折上。

王大喜弄了5万元，他抽出3000元装进一个信封，亲自送到校长崔宪法的手中，言明这是村委资助贫困生的基金。这让老校长再次感动不已，他后来在教育界的同行中不止一次地提及此事，言语中直夸王大喜是个爱民如子的好支书。



二十一

杨莉以前跟着父亲南征北战，出了舞厅进歌厅，自己虽没有什么大钱，但女孩儿家用的东西是一样不缺应有尽有，所到之处男人的回头率是百分之百，献媚奉承之语不绝于耳。初始结婚的时候，能和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手里又有大把的钱任意支配，杨莉感觉自己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王大喜天天出去应酬，杨莉偶尔也能跟着去一次，但却没有以前的感觉了。他们虽然搬回来才几个月时间，但却让过惯了自由自在生活的杨莉倍感无聊。于是，她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建一座像“红双喜”那样的酒店，集吃喝玩乐于一体，自己当着一把手，既风光又体面还能赚钱，那该多好！

王大喜得知杨莉的想法后，略加思索便欣然从命。反正公家的钱，不搞点项目谁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往家里拿一分，为此他首先跟岳父见了面。

“我想在村口挨着门面房西边，再单独建一座三层楼的酒店，就照着‘红双喜’的式样，你看大概得多少钱？”

“这主要得看酒店的规模，像‘红双喜’那样的最起码也得 500 万元。”

“咱建规模小一点儿的，一次可以容下 50 个人左右，二楼和三楼各有 10 个房间就行。建成后最好按照 KTV 包房以及宾馆的模样装修一下，这样得多少钱？因为建成后还得买好多配套设施，又得花不少钱！”王大喜也有点儿觉着老丈人有时候捞钱太多了。



“这样吧！我尽量俭省着花，这次只当给你尽义务，不打算挣你的钱，估计建房连装修带配套设施 400 万就能搞定，你看咋样？”杨宝忠看一贯大方的女婿有点拘谨，没敢狮子大张口。

“好吧，尽量搞得像样一点儿，到时我得招待领导呢！”王大喜专门交代道。

“放心吧，一定不会让你失面子！”杨宝忠说完心里美滋滋地走了。

杨宝忠见有利润可赚，不愿磨蹭，扬鞭策马，刚满两个月，不但酒店竣工，而且内外装修包括里面的配套设施也全部完成。

新酒店的落成，给白杨村又添了一处景观。人们从公路的正面看过去，酒店房顶四周七彩旗迎风飘扬，每个字一米见方的“白杨酒店”金光闪闪，楼前暗灰色的大理石外墙庄严气派。外墙之外，名贵花木广玉兰枝叶婆娑，为大楼增添了四季常绿的陪衬之色，每个房间阳台上的出檐全部琉璃瓦盖面，银灰色的铝合金窗户镶着茶色玻璃，整个外观设计精巧而耐看。

推开两扇对开的玻璃门走进去，红色的大理石地面溜光明亮，大厅里放置了四张玻璃面餐桌，清一色雪白的木质靠背椅子，半圆形的吧台后是个四层酒柜。踩着红地毯上到二楼，走廊里全部地毯铺面，靠南的楼梯口挨着 4 个餐厅雅间，一模一样的摆设，顶上吊着琉璃转灯，米黄色的软包墙壁尽显富贵，空调电视沙发一应俱全。尽头两对门是两间办公室，其余和雅间对照的是 4 个住宿标间，三楼是 5 间练歌房与 5 间和二楼一样的住宿标间，整个布局协调自然，让人感觉赏心悦目。

酒店验收后，王大喜让岳父开了张 500 万元的发票交给崔占辉入账，自己从中又赚了 100 万元。一次就赚了这么多钱，王大喜不敢一人享用，他给崔占辉和崔保全各分了 10 万元，算是对此事有个了结。

对于酒店的人事安排，王大喜做了周密的部署：杨莉就是整个酒



店的最高长官，调来于小年负责保安工作，于姐姐和于小梅在二楼的办公室里办公，附带负责接待应酬贵宾，另从村里招来了四个年轻貌美和于姐姐、于小梅说得来的小姑娘做服务员，从县城招聘了两个川菜厨师……

1999年3月1日中午，“白杨酒店”如期开业。按照王大喜的安排，赵斌和王耕耘请来了东川县公安局局长马振明、国土局长刘燕林，移民办主任袁胜武、镇长苏大鹏等人。

坐在靠窗户对门主位上的马振明，50岁左右年纪，梳着一个大背头，粉白的面庞上架着一副金边近视眼镜，高鼻梁大嘴巴，额头上泛着亮光，偌大的啤酒肚把毛衣顶得老高。

刘燕林45岁上下，精瘦干巴，肤色黝黑，一张瘦尖巴脸显得精明强干，他坐在马振明的左边。接下来，袁胜武、苏大鹏、王耕耘、王大喜、杨莉等人依次分宾主坐定。

酒菜上齐，王大喜给大家一一介绍完毕，端起满杯：“各位领导光临，小店蓬荪生辉，我敬大家一杯！”

“来，我们大家先共饮一杯！”马振明首先倡议。

只见人人站起，碰杯之声不绝于耳，随后一饮而尽。

“这第二杯酒，望各位领导百忙之中常来指教，鄙人深感荣幸！”王大喜以东道主的身份再次端起酒杯。

“来，一回生，两回熟，日后我们都是朋友啦，大家满饮此杯！”也许是王耕耘给他传递了啥信息，马振明今天显得比较积极。

“这第三杯酒，祝各位领导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王大喜端起酒杯又站立起来。

三杯酒下肚，个个额头发亮，满面红光。正在这时，于姐姐推门进来，手托着一个大盘，里面放着六个红包，每个红包内装1万元。于姐姐